

# 读者

乡土人文版

十五年典藏精选集

· 怀旧卷 ·

DUZHE  
XIANGTURENWEBAN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## 日久他乡 成故乡



故乡，其实是一种情绪

源于人类千百年来的孤独感

然而这个被我称为“故乡”的小村庄

对于村里人来说，我仍然是个陌生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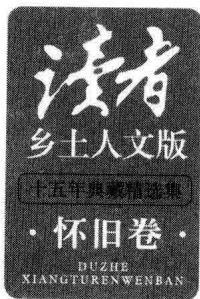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

关注地方人文

展现乡土内涵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日久他乡  
成故乡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十五年典藏精选集. 怀旧卷:  
日久他乡成故乡 / 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主编  
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  
ISBN 978-7-5468-0935-9

I. ①读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文摘—世界 IV.  
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1356号

### 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十五年典藏精选集. 怀旧卷: 日久他乡成故乡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 主编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董宏强

选题策划: 南蓓蓓 张林

特约编辑: 卞婷

装帧设计: 马顾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9 插页 1 字数 255千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5468-0935-9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# CONTENTS / 目 / 录

[ 第一辑 ]

### 站在旧时光里的门

- 人是有命运的——流 沙 002  
半生缘——清 浅 005  
饥荒年代的尊严——梁文道 008  
并不幸福的童年——邢小群 010  
打工者博物馆，不只是为了陈列——任 春 013  
生活就是一个七天接一个七天——马 德 019  
那个想见你最后一面的人——闫五中 022  
山村里的故事——郭永明 024  
那些我们藏在心底的话——侯拥华 028  
父亲的茶盘母亲的酒——刘世河 030  
区区一块钱——张劲辉 034  
一条河的斑斓——王剑冰 037  
父爱如海——陈 勤 043

那些乡间的事物——	贾维秀	047
默守三十年的善良——	古保祥	050
童年的西服——	家 辉	052
母亲的肥棉裤——	白雪松	054
不把悲伤留给别人——	王兴全	057
带根的流浪——	王丹枫	060
站在旧时光里的门——	许俊文	063
在你的背上，不慌不忙地被爱——	小径稀红	066
“懦弱”的爱——	岑 桑	072
厚厚一沓老情书——	周海亮	077
新棉袄——	蒋雯丽	079
1958年的羊肉汤——	孙方友	082

[ 第二辑 ]

**在最美时节遇见你**

天境祁连——	白 英	086
沈阳人：说话做事都像演小品——	赵 宇	090
阿勒泰的金秋——	刘新海	095
趣话香港人的禁忌——	林长华	100

丹青婺源——白落梅	102
醉游绍兴不忍归——杨 韬	106
江南有佳面——潘敬平	109
山东大鼓——鲁先圣	112
天津方言与城市性格——谭汝为	115
如果在西藏，一个吃货——小 宽	120
南京的鳞爪——匪我思存	125
上海面——林特特	129
岱崮，在最美时节遇见你——萧 蕙	131
徽州民居：无处安放的古建筑——Sun Yunfan Leah Thompson	134
长沙里手，怎一个“策”字了得——徐志频	138
闲话海口——崽 崽	141
叩拜塔里木河——曾祥书	144
打个“飞的”去元阳——尼 洋	147

[ 第三辑 ]

**那个炊烟不再升起的村庄**

百花深处的石头房——秦湄毳	154
北京话——陆 昕	156

趣说北京的动物地名——	张壮年 王林绪	160
北京爷——	陆 昕	163
城市面孔乡下心——	张 鸣	167
清朝的旗人与今日的北京人——	马建农	169
六 爷——	石新荣	172
我亲爱的，刘老太太——	夏丫头	176
乡间男女——	凸 凹	182
为童稚降下的雪——	鲍尔吉·原野	185
太远的那个村子我还是没有去过——	崔士学	191
每份尊严都值得尊重——	汤小小	194
主 见——	林特特	196
地 气——	王钊林	199
那个炊烟不再升起的村庄——	罗芹仙	202
请让我再叫你一声“爸”——	巩仙梨	205
夏老师——	愚 石	210
日久他乡成故乡——	朱国勇	214
追赶一棵树——	豆春明	216
儿子一样的父亲——	毛甲申	219
树是村庄的历史——	李星涛	222
内心没有方向，去哪里都是“逃离”——	古 典	225
城市之门——	查一路	228

[ 第四辑 ]

一花香，一世界

- 繁华深处的街巷——葛水平 232
- 众人挠头皆为油——钟洁玲 235
- 一花香，一世界——独孤西门 238
- 喝茶——梁实秋 240
- 品茶，是一种意境——陈利生 243
- 茶缘，一个从容不惊的过客——白落梅 246
- 永定土楼，天上落下的“飞碟”——李建忠 249
- 民国那些妾——余华林 253
- 二十七瓶黄泥咸鸭蛋——张秀芝 257
- 回族菜里的老时光——凉月满天 259
- 在查古村过藏历新年——马丽华 262
- 昆山“奥灶面”——钟穗 267
- 中国古音乐的活化石——浪客剑心 270
- 茶的情趣——霍建瀛 273
- 姥姥的旧时光——刘子轩 278
- 老爷的酒人生——彭晓兰 281
- 中国地名传奇——王晓清 莫方华 284
- 乡村伸出的触角——戴永瑞 290
- 灵渠：宁静的力量——刘军 292



「第一辑」



站在旧时光里的门

## 人是有命运的

文\_流\_沙

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输液，也是一次引发我对命运感悟的输液。

故事是这样的。

前些天，我被流感击中，发起了高烧，到医院输液。可等我从医院输液大厅里出来时，放在医院大门口的电动车不见了。

这辆车2600元，才骑了3个月，保养极好，如同新车一般。我盯着放电动车的位置就是不敢相信，这车就这样没了。

也许因为高烧，我头脑晕眩，理不清自己该怎么办。旁边有人提醒我，应该报警，于是我打了车，来到了派出所。警察带我到办公室做笔录，他整整写了三页纸，然后让我在笔录上按手印。我提出来要看监控，警察说：“没用的，即使你看到小偷了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
我仍旧坚持着。

警察勉强答应了，调出了我进输液室后那段时间的录像，总共是两个小时。早晨的一切，在电脑中从头再来。

我看到自己把车停在大门旁，低着头，甩着手，慢慢走进医院，我的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又有许多人不断把车停在医院门口，我的车慢慢淹没其中。

录像画面一秒一秒向前推进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没有人来撬我的车，我仍然能看到监控录像中，我擦拭得锃亮的车把。

10时10分，我看到自己从医院大门口走出来，低着头，弓着腰，皱着眉头，看看天，又看看地，呆在那里，沉思。

离我不远处的停车场上，一个瘦高个儿正在努力研究我的车，摸摸车把，又蹲下身来研究了一番，他前后左右环顾着，把我的车推出来，跨上，启动了……

我没有走过来，仍旧站在那里。许久，我又返回医院大厅，我想起来，返回医院是为了问医生一个问题。一会儿，我又出来了，来到我停车的地方，我看到自己呆在那里，然后四处走动，在密密麻麻的车中寻找。

而那个偷车贼刚刚骑走我的车，就在我视线的三四十米之外。我叹息着，那个时候，我只要转转头，朝前看一眼，就能发现那个偷车贼。但是我没有。

我站在那儿，和几个路人在交谈，不停地交谈。然后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

监控录像中，那个偷车贼就在前方，我所乘的出租车超越了他，又拐弯，驶向派出所。

我叹息着，感到一切都不可思议。

我让警察把那个时段的所有路口的监控调出来给我看。我看到我乘坐的出租车超越偷车贼之后，那偷车贼把车停在路边，不停地打电话，然后打开后备箱，查看里面放了什么。他肯定发现了我的许多东西，手套、皮包、雨衣、书籍等等。

他一直站在那里。

许久，有一个女人过来了，拿来了一个头盔，那偷车贼让女人把头盔戴上，女人骑上了车，但她显然不会骑，不知道电门在哪里，那个偷车贼在教她，她启动了车，骑得歪歪扭扭。

警察也在旁边看着，现在轮到他叹息了：“是个惯偷，知道如何反侦

察，戴上头盔，电子监控就照不到她的脸了。”

偷车贼站立的地方离我的电动车失窃的地方只有50米，只要我不打车，向前走一段，就能发现我的车。

警察却在旁边笑了：“你这是在看当时的录像，时光不可能倒流，不要说相差50米，即使相差10米，你也有可能错过。”

我呆在那里。

从派出所出来，我懊丧不已。我一遍一遍地给了自己许多假设，只要我做对了一步，我就能从偷车贼手中夺回我的车，但是，我全部错过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无法排遣自己的遗憾，不断自责。

我第二次找到那位办案民警，希望他能再一次调出录像，警察很惊讶，但他显然知道了我的心态。警察说：“我昨天刚刚办了一起车祸案件，一个中年男人被车撞死了，他的死在电子监控中几乎是注定的，只有毫秒之差，只要他放慢一下脚步，哪怕打一个喷嚏，稍稍停留一下，撞他的车就开过了。”

警察拍拍我的肩，说：“第一，许多事不能回头看。第二，你的车被盗，主要还是你自己错过了。”

我从派出所出来，突然豁然开朗。许多遗憾的事情，真的是不能回头看的，有时候，一个错误的酿成，竟然可以错得那么“完美”，那么浑然天成，一切仿佛是上帝之手亲自安排的。

我并不相信命运，但那两个小时的录像回放让我信了。第一，人是有命运的；第二，人的命运是在自己手里的，很少有人能帮你，你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，你得认命。

这一切，你不得不承认。

## 半生缘

文\_清 浅

她的前半生，一直思考的事情就是离婚，然后再找一个中意的人重新嫁一次。

她嫁他时，20岁，鬓角上别一小朵红色月季花，穿大红的斜襟小袄，脚上的小绣花鞋被宽宽的裤腿遮得严严实实。没有人知道，盖头底下，她的眼泪肆虐成河。男人大她12岁且不说，还有一条腿是跛的。男人早年在山上当土匪，救过她做生意的叔叔一命，叔叔便把她当成了报恩的谢礼。她从小没爹没妈，是叔叔含辛茹苦把她养大，她就是一百个不愿意，也说不出一个“不”字。

盖头掀起来，她首先看到的是他额头上那道长长的刀疤，这让他看上去凶神恶煞的。她吓得“啊”一声，差一点就晕过去。

谁料到，刚结婚不久新中国就成立了。她看着同伴们“自由恋爱”，眼馋得要死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自己当初为何那么听叔叔的话，轻易地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呢？自己当初要是稍微反抗一下，不就拖到新中国了吗？于是，她下定了离婚的决心，非离不可！

那天回家时，男人正在“咣当咣当”地砌灶台。她好奇地问：“灶台不是新砌的吗？”男人咧着大嘴傻傻一笑：“你个子矮，原来那个太高了，重新砌一个，省得你费劲。”

没等她开口，男人擦擦手，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副羊皮手套：“刚听你叔

说，你冬天容易冻手。这副手套，还是当年在张家口买的呢。”

她的手有严重的冻疮，从小到大，就没人管过她。拿着比自己的手大一号的手套，她的心里突然暖暖的。

不久，她怀孕了。男人对她愈发好，不让她碰冷水，不让她干重活，甚至连碗都不让她洗。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大胖小子。她抱着孩子，想等孩子长大些再离，要不扔下没娘的孩子谁管呢？

然而，之后老二、老三也接着出生了。第一个虽然大了，第二个却又嗷嗷待哺。离婚的事情就这样一拖再拖。

后来“文革”来了，男人早年当过土匪的事被翻了出来，被判了刑。她去看他，他说：“咱们离婚吧。”孩子们也表示：“咱们还是跟他一刀两断吧。”她却突然火了，“啪”的一个耳光打了过去：“一刀两断？你们身上流的是他的血！要想断，先把血还给他！”孩子们不敢吭声了。之后，她和孩子们都受到了牵连，可是她从不叫一声苦，一心等着他出来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男人终于要出狱了，而她却早已不是当年被宠的小媳妇了。

男人已被折磨得精神出现问题，不大会认人了。当她领着孩子们去接他时，他两眼无光，无助地看着天空。看到她时，他的两眼有了一些神采。她满怀希望地看着他：“你认出我来了吗？”他一把拉住她的手死死不放，兴高采烈地喊道：“娘！”孩子们非常失望：“爸怎么傻成这样了？”

她没有抽出自己的手，牵着他走回了家。之后，他一直管她叫“娘”，而她每次都答应。孩子们总觉得很别扭，哪个男人管自己的老婆叫“娘”呢？

之后，她一直照顾他吃，照顾他喝，闲了就带着他去散步。有时候，她会凑上去跟闲坐成一团的邻居们聊上一阵，他则乖乖的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坐在一边一声不吭。时间长了，他便喊：“娘，回家！”

邻居们起初也觉得好笑，但时间长了也就惯了。她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

不好，无论他在哪儿喊她娘，她总是痛痛快快、脆生生地答应。

然而，不懂事的孩子们却编了个顺口溜：“老李家不正常，老公管老婆叫亲娘！”她也不理，照样领着男人走来走去，而且很坚定地相信：总有一天，他会好起来的！

可是，他最终还是没能好起来，一直到死都管她叫“娘”，一直叫了十来年。

男人是在72岁时去世的。她平静地为他穿上寿衣，平静地通知亲戚朋友。葬礼上，大家都感叹她后半生的不易。儿女们扶着弱小的她，心中都在琢磨：父亲知道十多年来牵着他的手，精心地照顾他，体贴他的，就是当初那个他捧在手心里的小媳妇吗？

谜底是在他的墓前揭开的。那是一块双人墓碑，左边用红字写着“李双成”，那是他的名字；右边用红字写着她的名字——王慧娘。她摸着墓碑，突然就泪流成行：“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你喊的那个‘娘’，是慧娘。你前半生宠我，我后半生伺候你，咱们扯平了。”

## 饥荒年代的尊严

文\_梁文道
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里一个叫高吉义的人，有一天和八个伙伴偷到一袋重达一百六十斤的洋芋。几个人饿得太久，什么后果都不顾了，将一袋洋芋煮掉吃光。

这是超出人类身体极限的荒谬举动，更何况饿久的饥民。可是，长期的饥饿让人放下了生理的本能，一直吃，最后变成了心理上的渴欲。

果然，他们九人吃到了腹痛难当地步，坐在车上稍一晃动，喉底就会掉出一块还没嚼好、更没消化的洋芋。

当天晚上，其中一人终于撑破了胃，不到午夜就断气了。高吉义则倒在炕上翻来覆去，又哭又喊，吐也吐不出，拉也拉不出。好在有一个一直很照顾他的“老右派”牛天德，整夜伺候他，帮他揉肚皮。揉着揉着，高吉义果然吐了，而且上吐下泻。牛天德是工程师，斯文儒雅，这时却用一个盆帮他接上所有的秽物，吐一回倒一回，拉一回倒一回，整晚出出入入没合眼。

第二天早上，高吉义醒了过来，出门走动，舒活手脚，发现有人架了一副梯子上房顶，就好奇地爬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原来是牛天德，他趴在房顶，用一块布晾晒着一层黏稠的东西。

“黏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，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；有些疙瘩物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，是褐色的、黄色的和略显绿色的混合色。”再走近一点，高吉义发现，牛天德“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



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。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，他从黏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黏稠物放进嘴里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”。

这是杨显惠在他的《夹边沟记事》里写的骇人“大餐”。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回母亲的河北老家，问亲人们是怎么挨过那三年“困难时期”的，他们都吃过树皮吗？

二爷爷与大舅舅都点头，表情淡然，话也不多，只是说：“连草地都给啃成荒滩了，树皮又怎能不吃呢？那时候如果有一碗白面，就已经活得比神仙还好了。”他们说得轻描淡写，仿佛往事已远，不必再提。

很多年后，我才了解吃草与树皮意味着什么。你肚子是填饱了，却没有营养，所以你会浑身乏力，坐下去就怕站不起来。当年有许多人都试过站着拉屎，任由排泄物沿着裤管流到地上，因为蹲下去的后果可能是再也起不来。假如是在荒郊，瘫坐到晚上会有被狼吃掉的危险。说到拉屎，大多数人肚中没有油水，老吃那些纤维过多的东西就会造成腹胀，肚子里一团团草蛋拉不出来，最后能把人活活胀死，嘴缝溢出一丝黑血。于是大家就自制一种很像耳掏的木勺，互相从对方的肛门里掏挖粪团，常常弄得人痛苦难当，血污四处。

直到二爷爷去世，我没再和他聊起那三年的事。因为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永远不要去问一个挨过灾荒的人是如何熬过来的，人总该保住他最后的一点尊严。